

(看了又看) 世界文学大师作品
CLASSIC

回家的路

The Road Home

[英] 罗丝·特里梅因 著

张卫华 译

一个男人努力在遥远的异乡
努力振作生命的故事……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{看了又看} 世界文学大师作品

CLASSIC

THE ROAD HOME

THE ROAD HOME 回家的路

[英]罗丝·特里梅因 著
张卫华 译

1561.45
1039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THE ROAD HOME by ROSE TREMAIN

Copyright: ©2007 by ROSE TREMAI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-2014-4227号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家的路 / (英) 特里梅因 (Tremain, R.) 著 ; 张卫华译. -- 北京 : 清华大学出版社,
2014

(“看了又看”世界文学大师作品)

书名原文: The road home

ISBN 978-7-302-37577-7

I. ①回… II. ①特 ②张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7256号



责任编辑: 纪海虹

封面设计: 黄佳菁

责任校对: 王荣静

责任印制: 沈 露

出版发行: 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: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: 100084

社总机: 010-62770175

邮 购: 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: 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 量 反 馈: 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: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45mm×210mm 印 张: 11.625 字 数: 385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4000

定 价: 35.00 元

产品编号: 055708-01

罗丝·特里梅因 (Rose Tremain)

1943年出生于伦敦。荷兰葛洛宁恩大学英语语言与文化硕士，现于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创意写作。

少年时期即开始创作，33岁时出版第一本小说，从此笔耕不辍。作品获奖众多，包括惠特布莱德奖年度好书、英国布莱克小说纪念奖、法国费米娜外国小说奖、狄兰·托马斯文学奖、《周日快报》年度选书等。

2008年凭借《回家的路》获英国橘子奖，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坛的知名度及影响力。担任过两届布克奖评委。

以最诚挚的爱，
献给布伦达和大卫·里德

作者序

小说就是具有转换人们观感的力量

写作这本书的灵感，来自某天晚上看到的一部电视纪录短片，一名波兰移民男子在伦敦街头沦落为游民，他在大马路下的地底空间为自己盖了一个遮蔽处。时间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当我还是个孩子时，伦敦有许多地方常被用来储存煤炭。那些地方又脏又暗，我们都被禁止接近。我对那些阴暗角落记忆深刻，所以我很同情这名波兰男子的处境——住在以前用来储煤的地方，见不得天日，而几步路之外却满是城市的喧嚣和光灿。

看到这个人每天如此煎熬，我想到这样的遭遇几乎总是个人故事，并非一群人的境遇，而这种故事具有感动人的力量。这和同情某一群人的情况不同。它揭露了一段生命的点点滴滴，把焦点聚在一个人身上，很快我们的怜悯之心就会被撩起。

因此，我的目标很清楚。我要创作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，主轴围绕一个男人如何在遥远的异乡奋斗，试着从黑暗爬向光明，试着寻找归属感。我知道，假如我能够做到这一点，那么英国人对大量东欧移民涌入所感到的恐惧和偏见，将会因此书而有些许改观。有时候，小说就是有这样的力量：转换人们的观感，让人们改变自己的想法。

我很享受创造出了故事主角列维的两个世界：他远离的家乡，以及他进入的伦敦。我几乎完全融入了列维的角色中，以及他那个无法掌控的朋友卢迪。他们两人之间那种强烈的友谊、那样的兄弟情深，是整部小说的一个重点，它是唤起列维过往世界的媒介，也是列维如何改变自己以适应新世界的观察尺度。

我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，告诉我他们也被列维和卢迪这两个角色深深吸引。他们表示，现在遇到东欧移民时，不论在地铁还是室内吃饭的地方，他们对这些人不再感到无法忍受，而是充满同情，并想象这些移民都是列维或卢迪，有自己的梦想、担忧及渴望，换句话说，就像一个努力漂浮在世界之海中避免沉沦的人，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。

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 | 不同寻常的香烟 | /1 |
| 二 | 戴安娜王妃的明信片 | /15 |
| 三 | “一个人可以走得很远，但他的心却可能跟不上他的脚步” | /28 |
| 四 | 电子蓝光 | /42 |
| 五 | 两米五的不锈钢沥水板 | /59 |
| 六 | 埃尔加卑微的出身 | /76 |
| 七 | 蜥蜴文身 | /93 |
| 八 | 应该警醒一下 | /104 |
| 九 | 为什么不可以选择快乐 | /119 |

十	“这里乱成了一锅粥……”	/130
十一	倒退	/147
十二	参观救生艇博物馆	/161
十三	深洞	/179
十四	吱嘎，吱嘎	/195
十五	晚上九点	/209
十六	除哈姆雷特外均下	/222
十七	蔬菜中的娇小姐	/239
十八	它几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气息	/254
十九	五彩玻璃的屋子	/269
二十	通过贷款实现梦想	/287
二十一	看照片	/302
二十二	最后的露营地	/318
二十三	家乡的饭菜	/333
二十四	波多尔斯基街43号	/348

不同寻常的香烟

列维选了个靠后的座位，蜷起身子，倚在窗户上坐着，看着车窗外的那片土地——他即将离开的土地，看着田野里快要被热风烤干的向日葵、猪栏、矿场、河流，还有路边开始泛绿的蒜苗。

列维身着皮夹克、牛仔裤，皮帽低低地压到眼眉上，英俊的脸庞由于抽烟而显得灰白。他的手里紧紧攥着一条红色的旧棉手帕，还有一盒瘪塌的俄罗斯香烟。他很快就要满四十三岁了。

车开出了几里，太阳爬上了山，列维掏出一根香烟，叼在唇间，坐在他旁边的女人忙不迭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车上可不准抽烟。”她体态丰满，神态从容，只是满脸雀斑，仿佛溅满了泥点。

列维当然知道，早就知道了，并为这漫长的煎熬做好了心理准备。他只是想叼着一根没点着的香烟而已，那也是个安慰啊——让人有所依赖，有所期待——而此时此刻，他只能不情愿地点点头，示意自己听到了她的话，让她相信自己不会惹什么麻烦，因为他们得这样坐上五十多个小时，甚至更久，就这么肩并肩像是两口子一样，彼此都腰酸背痛，彼此都做着各自的梦，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鼾声和叹息，闻到各自所带的食品和饮料的气味，感受到对方内心的恐惧或无畏，偶尔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上两句，然后，等终于到了伦敦，彼此将各走各的路，甚至连句告别的话、连个关切的眼神都没有，就那样走进清晨的雨中，独自一人开始新的生活。列维觉得此情此景非常荒唐。然而，却必须如此，这似乎也让他对自己即将前往的世界有了些许认知：那是一个他必须玩命干活的地方——如果能够找到份活儿的话。他会跟其他人保持距离，找个阴暗的角落，抽自己的烟，告诉人们他不需要什么归属感，他的心还在自己的祖国。

长途巴士配有两名司机，他们轮换着驾驶、睡觉。车上有个卫生间，所以除了加油，他们根本不停站。每次加油的时候，乘客们就可以走下车，散散步，看

看路边的野花、灌木丛里的废纸头、洒在路上的阳光或者雨滴。他们可以伸伸懒腰，戴上墨镜抵挡刺目的阳光，找寻四叶草，抽烟，看着从旁边飞驰而过的汽车……然后，他们又会被赶回巴士，继续重复他们之前坐着的姿势，为接下来的几百里地，为下一个工业区的熏天臭气或者一片忽然出现的粼粼湖泊，为雨滴、日落以及沉寂黑暗的沼泽地，重新打起精神，仿佛这是一趟永无止境的旅程。

列维坐着根本就睡不着。上了年纪的人似乎在哪儿都能睡，但四十二岁还算不上老。在巴恩锯木厂的时候，列维的父亲史德芬，就经常喜欢在夏天的午后，坐在那把硬木椅子上小睡片刻。酷热的阳光肆意地洒在他的膝盖上、裹在纸里的香肠片和茶壶上。史德芬和列维倒是都能躺在草垛或者林间厚厚的青苔上，睡个美觉。但每次女儿生病或者怕黑的时候，列维就得睡在女儿床前的破布毯上。而在妻子玛琳娜弥留之际，他在一片亚麻油毡地板上足足睡了五个晚上，就在玛琳娜的病床和窗户之间，胳膊都伸不开的那么大点儿地方，他记得窗帘上的图案是粉色和紫色的雏菊。那几天，睡眠仿佛不可捉摸，一会儿到来，一会儿离去，在他脑际绘出一幅幅奇怪的图画，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没有消失过。

快到晚上的时候，已经停车加过两次油了，那个满脸雀斑的女人拿出一个煮鸡蛋，静静地将蛋壳剥了。鸡蛋的气味让列维想起吉尔温泉的硫磺味儿，他曾经带玛琳娜去过那儿，想着没准儿大自然能够治愈让人们已经绝望了的疾患。玛琳娜温顺地将身子浸泡在满是泡沫的水里，躺在那儿，边看一只雌鹤返回它筑在树梢的巢，边对着列维说：“要是我们都是鹤就好了。”

“干吗这么说？”列维问道。

“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鹤死去，好像它们根本就不会死。”

要是我们都是鹤就好了。

女人在膝盖上铺了一张干净的棉布餐巾，并用她那双白净的手抚平，然后又打开了一包黑麦面包，在上面撒了点盐。

“我叫列维。”列维说。

“我叫莉迪娅。”女人回答道。他们握了握手，列维手里还攥着那条皱巴巴的手帕，而莉迪娅则一手的盐和鸡蛋味儿。列维问她：“你去英国准备做什么？”莉迪娅回答道：“我应聘了一个翻译的职位，这次是到伦敦去面试。”

“听起来前途无量啊。”

“希望如此。我以前在雅博（Yarbl）的237学校当英语老师，所以我的英语口语还不错。”

列维看着莉迪娅。不难想象她站在讲台前在黑板上写字的样子。他说：“你在国内有雅博237学校这么好的工作，真不懂为什么还要出国？”

“唔，”莉迪娅说，“可能是对窗前那一成不变的风光感到厌倦了。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，向学校的操场看过去，都只有高高的篱笆，还有远处的公寓楼，天天如此，我就在想，我将要看着这些东西终老，我可不想这样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列维摘下皮帽，用手捋了捋浓密而灰白的头发。他看到莉迪娅朝自己转过来，很严肃地盯着自己的眼睛，只好说：“是的，我能理解。”

莉迪娅一小口一小口地嚼着她的煮鸡蛋，两个人都没说话。等她吃完了鸡蛋，列维说：“我的英文还行，我在巴恩参加了学习班，但老师说我的发音不是很好。我可不可可以说几句英语，你帮我听听看发音对不对？”

“好啊，当然可以。”莉迪娅说。

于是，列维说了起来：“好极了。对不起。我是合法移民。请问多少钱。谢谢。我能帮助你吗？”

“需要帮忙吗？”莉迪娅纠正道。

“需要帮忙吗？”列维跟着重复道。

“继续。”莉迪娅说。

“鹤，”列维说，“鹤巢。下雨。我迷路了。我需要个翻译。B&B。”

“B&B？”莉迪娅不解地问道，“不，不对。你是要说那句‘生存还是毁灭’^①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列维说，“B&B，家庭旅馆，很便宜的那种。”

“哦，没错，我知道。B&B。”

车窗外，夜幕开始降临。列维想，在自己的村庄，黑夜总是以一种完全相同的方式降临，从同一个方向，从同一个树梢，慢慢席卷整个村庄，不管是早还

① 生存还是毁灭，出自莎士比亚《哈姆雷特》第三幕第一场。英文是“to be, or not to be”，里面正好有两个B。——译者注

是晚，也不管是夏天、冬天还是春天，从他出生以来一直如此。在列维的心灵深处，只有在奥若（Auror）这个地方，黑夜才会以这样的方式降临。

他告诉莉迪娅自己来自奥若，一直在巴恩（Baryn）的锯木厂上班，直到两年前厂子关门大吉，从那以后，他压根就没找到过什么工作，而他的家庭——他的妈妈、五岁的女儿，还有他自己——都靠母亲卖锡制首饰来养活。

“哦，”莉迪娅说，“用锡做首饰，好聪明啊。”

“没错，”列维说，“但还是不够开销。”

列维在他的靴子里塞了一小瓶伏特加。他将小瓶拔出来，抿了一大口。莉迪娅则一直吃着她的黑麦面包。列维用那块红色的手帕抹了抹嘴，看到车窗玻璃里的自己，嫌恶地将目光挪开了。玛琳娜去世之后，他就再也不想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了，因为这让他觉得自己苟活于世，满怀愧疚。

“巴恩的锯木厂为什么关了？”莉迪娅问道。

“树都砍光了。”列维说。

“太糟糕了，”莉迪娅说，“那你还会干点别的什么工作？”

列维又抿了口酒。有人告诉他，在英国，伏特加太贵，根本喝不起。移民们干脆自己动手，用土豆和自来水酿酒。每当列维想到这些工业移民的时候，仿佛就看见他们住在高高的房子里，坐在一堆煤火旁，说啊笑啊，窗外下着雨，红色的巴士驶过，墙角的电视在那里闪耀。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什么工作都愿意做。我得挣钱给我女儿玛雅买衣服、鞋子、课本、玩具，她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缺。英国是我的希望所在。”

快夜里十点的时候，乘客每人都得到了一床红色的毯子，有些人其实早已进入梦乡。莉迪娅将自己晚餐的碎屑拍拍干净，用毯子将身子盖了起来，然后打开行李架上的一盏小灯，开始看起一本封面都褪了色的英文书。列维看见书的名字叫《权力与荣耀》。喝了点伏特加之后，他的烟瘾越发严重了，现在更是忍无可忍，他能够感觉到自己肺里和血液里的渴望，双手开始颤抖，双脚也痉挛了一下。到下一次停车加油还要多久呢？可能还要四五个小时吧。那个时候，除了司机和他，大概车上每个人都在睡觉。只有他们还孤独疲惫地清醒着，司机因为夜色和绵延不尽的公路而身心紧张僵硬，他自己则极度渴望尼古丁的安抚，或者干脆让他失去知觉——然而，两者他都得不到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羡慕莉迪娅能那样沉浸在自己的书中。列维知道，他得找点什么事分散一下注意力。他也随身带了本寓言书：都是些不靠谱的故事，什么女人夜间变成鸟儿，还有什么野猪将猎人杀死烤着吃，他曾经很喜欢，不过现在有点烦躁不安，不适合看这种稀奇古怪的故事。就在绝望之际，他从钱包里掏出了一张崭新的20英镑钞票，伸手将自己头上的阅读灯打开，仔细研究起来。一面是样子有点过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，戴着皇冠，在紫色背景的衬托下脸色显得有些灰白；另一面则是个老派的男人，留着黑色的胡子，一个天使在他的上方吹着喇叭，天使所有的光芒都垂直照射在他的身上。“英国人非常敬畏他们的历史，”上英语培训班的时候，老师这样对列维说，“主要是因为他们从未遭遇被占领的命运。他们只是偶尔才意识到，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有很多不当之处。”

钞票上注明此人生活于1857年到1934年间，看起来像个银行家，但究竟做了什么壮举足以让他有幸在二十一世纪的20英镑票面上露脸呢？列维盯着他坚毅的下巴，然后瞄了一眼他硬邦邦的衣领下潦草的签名——根本认不出来写的是什么。他想，这个人大概除了英国的资本主义，对现存的其他制度根本一无所知吧。他可能听说过希特勒和斯大林，但注定不会觉得他们有任何可怕之处——美国人称之为“撞击”的“9·11”事件中，有人从纽约世贸中心的窗户或楼顶上纵身跃下，如果他在场的话，除了损失点钞票，大概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怕之处。他应该是在伦敦被轰炸、欧洲被折腾得四分五裂之前，安然地死在自家的床上。就在他快要走完自己的一生时，天使的光芒很可能照耀到他的眉梢和他过时的衣服上，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：英国真是幸运至极。唔，列维思忖道，现在，自己就要前去这个国家，要让那帮家伙与我分享他们他妈的好运。离开了奥若——背井离乡是多么艰难而痛苦的事啊，不过，苦日子到头啦。

莉迪娅的书掉在了车厢的地板上，将列维从胡思乱想中惊醒，他看了看，发现她也睡了过去，他仔细打量着她满脸受难般的雀斑，猜她应该快四十岁了，睡得很安详。列维想象着她坐在办公室的小隔间里，灰褐色的头发上夹着副耳机，快乐而又紧张地做着没完没了的同声传译。我能帮助你吗。不对，需要帮忙吗。

夜渐渐深了，列维试着回想过去自己抽过的一些不同寻常的香烟。他的想象力非常强。在巴恩锯木厂的时候他就以“梦想家”而闻名，当然这可不是什么褒

奖的话。“生活不是用来做梦的，列维，”他的老板曾经提醒他说，“做梦最终只会死路一条。”但列维知道自己秉性脆弱敏感，容易分心，很容易就会为一些小事物的奇特之处，时而快乐，时而忧伤，这个秉性让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痛苦不堪，而且，这或许也阻碍了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，尤其是在玛琳娜撒手人寰之后。玛琳娜的死一直困扰着他，仿佛在他灵魂的X片上投下了一抹阴影。别的男人没准可以将这抹阴影轻易地驱逐出去——通过酒精，通过年轻的女人或者赚钱所带来的新鲜感——但列维甚至连试也不曾试过。他知道，他根本无力做到忘记玛琳娜。

环顾车厢，所有的乘客都在打盹。有的身子歪向走道一边，姿势像极了缴械投降。空气中满是此起彼伏的轻轻的鼾声。列维将帽檐又拉低了些，思绪忽然就转到了自己和妈妈伊娜都一直称之为“圣诞花奇迹”的那件事上去了，因为它有着美好而缥缈的结局，如同爱一般完美无瑕。

伊娜是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女人，她总是说：“有什么意义呢？死亡终将带走一切。”但有那么几件事，总是给她带来快乐，圣诞花就是其中之一。圣诞花有着红色的叶子，外形像极了枞树，更像人造艺术品而非植物，这激起了伊娜内心深处真诚的敬仰，就因为它们独一无二，就因为它们在这个一切都会消失无踪、一切都会死去的世界里仿佛永恒的存在。

几年前的一个星期天，就快要到伊娜的六十五岁生日了，列维早早起床，骑车来到二十多里外的雅博，那里火车站后的一个露天市场里有鲜花和植物出售。眼看就到秋天了，人们静静地摆着自己的摊位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。列维坐在火车站的餐厅里，喝了些咖啡和伏特加，抽了几根烟，远远地打量着这个市场，准备找些圣诞花。

在雅博市场卖的大多是些蔬菜幼苗或种子：白菜秧子、向日葵籽、发芽的土豆种子、醋栗苗、越橘秆。不过，最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沉溺于将自己的房屋装饰得更漂亮，虽然在此之前，人们似乎彻底遗忘了这一癖好。于是那些曾经看似没用的东西，还有各式各样花花草草的销量，一年好过一年。

圣诞花很醒目，总是远远就能看见。列维慢慢边走边看过去，留意着红色。阳光照在他早已磨破的黑皮鞋上，令他的心里有种非同一般的快乐。母亲就快六十五岁了，他要在她的门廊上栽上一溜圣诞花，给她一个惊喜，让她大吃一惊。晚上，她可以坐在圣诞花旁，边做针线活儿边尽情欣赏，邻居们肯定都会过

来给她道贺的——为圣诞花，更为她生了个如此善解人意的儿子。

然而，市场里却没有圣诞花。列维上上下下兜了个遍，最后只能无望地看着那些兔脚蕨、洋葱头，还有那些装着猪粪和草灰的塑料袋。

没有圣诞花。

列维终于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灾难。他顺着原路返回，沿着一排排花摊看过，时不时停下来，没完没了地纠缠摊主，问他们有没有圣诞花，那口气带着责难，仿佛在说他们都是些无良商贩，将那红色的植物藏在搁架下面不肯示人，等着那些肯掏美元、摩托车部件或者药品的买主光临。

“我要圣诞花，”他听到自己说，仿佛一个渴极了的人，一个性情暴躁的孩子。

“对不起，同志，”商贩们说，“只有圣诞节的时候才有卖。”

他只好悻悻地骑着自行车返回奥若。在他的自行车后还拖着一个自己做的木拖车，是用从巴恩木料场偷偷拿回家的边角料自己钉的。一路上，拖车的轮子吱吱嘎嘎响个没完，仿佛在嘲笑他的坏运气。伊娜六十五岁生日时将什么也得不到，这个想法仿佛是一座废弃的矿井，几乎将列维吞噬。

列维轻手轻脚地换了个姿势，以免吵醒莉迪娅。他将头靠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，脑中忽然闪过一幕情景，仿佛就在眼前：一座路边的荒村，一个身着黑衣的老妇人，静静地坐在自家门前，身旁的塑料婴儿车里，孩子正在甜甜地睡着，而她脚边则摆了各式各样待售的家当：有留声机、天平和砝码，还有一件绣花披肩、一对皮风箱。最重要的是，还有一小架子圣诞花，它们的叶子好像刚刚漂染过一样，红得鲜艳。

列维骑在自行车上摇摇晃晃，难道这是在做梦？他好不容易在那条泥土路上站稳。“老人家，这是不是圣诞花？”

“是叫这个名字吗？我都称之为红旗花。”

他将一架子圣诞花全买下了。小拖车塞得满满的、沉甸甸的。不过，同时他的口袋里也就彻底一分钱不剩了。

他将这些圣诞花藏在麻袋里，直到天黑，趁着满天星光，才将它们栽在伊娜的水槽旁，然后矗立在那里，等待着黎明的到来，当阳光照射到那一片片红叶的时候，它们令人吃惊地更加明艳，仿佛雨后沙漠里的番红花。这时候，列维点上一根烟，在门廊前坐下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圣诞花。这香烟，在他手中仿佛光

芒四射的琥珀一般，列维直吸到最后一厘米才掐灭，但烟蒂还是紧紧地捏在他泥糊糊的手上。

列维终究还是睡着了。

巴士停下来加油的时候，他又醒了过来。列维猜现在应该是在奥地利的某个地方，因为加油站宽敞明亮，一侧停满了大货车，车身上写满了德文名字：弗洛霍夫、博世、格吕内瓦尔德、孔吉氏运输公司……全都在橘黄色钠灯的照耀下一览无余。

莉迪娅也醒了，在肩上披了件羊毛衫，同列维一道下车呼吸夜晚清冷的空气。列维抬头想看看东方是否泛起了鱼肚白，但黎明似乎还很遥远。他点了根烟，抽烟的手在这冷夜里不住地颤抖。

“英国天气很冷的，”莉迪娅说，“你有心理准备吗？”

列维在脑海里想象着高房子、雨水、闪烁的电视画面，还有驶过的红色巴士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
“冬天来的时候，”莉迪娅说，“我们肯定会大吃一惊的。”

“我们那儿的冬天也很冷。”列维说。

“不错，但时间不长。有人跟我说，在英国，有时候冬天根本就不会结束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压根儿没有夏天？”

“有，但你根本觉察不到。”

其他乘客有的在加油站溜达，有的上洗手间，有的则干脆像列维和莉迪娅一样站在那里，有那么点瑟瑟发抖，旁人也搞不清他们究竟在看什么。每个停靠在这里的人和车辆都远未达到目的地，每个人都处在永不停歇的辗转动荡之中，没有人知道他们表上的时间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不远处，那些停着的货车后面，是黑黝黝的树丛，幽远而深不可测。

列维忽然想从这里给女儿玛雅寄张明信片，向她描述夜晚这种没着落的状态：泛黄的天空、静穆的树林、收费站的灯火，而此时此刻的人仿佛是一场没有任何说明的画展的参观者，一脸茫然和无助。然而玛雅还太小，根本理解不了这些。她才五岁，每天上午，她都会牵着伊娜的手去上学。午餐时，她吃的是冷香

肠和罂粟籽面包。放学回家后，伊娜会用黄色的玻璃杯盛肉桂羊奶给她喝，还给她吃蘸玫瑰酱的葡萄干小饼。她会在厨房的桌子上写作业，然后出门找她的小伙伴们玩，她们会在尘土飞扬的路上，追着山羊和老母鸡，不亦乐乎。

“我现在就已经想我女儿了。”列维对莉迪娅说。

当巴士穿过德国和荷兰边境时，列维已经彻底无法忍受车上的一切了：他靠窗的座位；永不停歇的空调嗡嗡声；无声无息的莉迪娅——她给了他煮鸡蛋、果脯还有巧克力吃；其他乘客的声音和气味；车载卫生间里化学药品的气味；还有坐在车子里，遥远的路程，非常缓慢却一直向前。这一切都让他无法承受。

看着窗外荷兰一马平川的土地，散发着微光的白杨树、运河、风车、村庄以及悠然吃草的牛羊，列维感到由衷的平和与安宁，仿佛巴士已经成为他的生活，自己永远也不会从这种巴士生活的慵懒状态中醒来。他开始希望欧洲更大一点，这样他就可以流连于它的美景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天又一天，直到自己对这些不再感兴趣，直到他对水煮蛋、眼前的牛群和草地感到厌倦，直到对此行的目的地重新又有了向往。

他很清楚自己变得这样没有热情很危险。他开始希望他最要好的朋友卢迪此刻正和他在一起。卢迪从不会向任何事情妥协，当然也不会向这犹如鸦片一般令人消沉的、不断向后退去的路途妥协。每时每刻，卢迪都在和生活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战斗。“生活就是个系统，”卢迪总是提醒列维，“破解系统是一切的关键。”睡觉的时候，卢迪会蜷起身子，双手捏成拳头放在胸前，仿佛随时准备格斗的拳击手。醒来的时候，他会像弹簧一样蹦起来，将被子远远踢开，蓬乱的黑发闪耀着光芒。他酷爱伏特加、电影院还有足球，梦想着有一辆他所谓的“上档次的车”。要是也在巴士上，卢迪一定会边唱歌边在走道里跳民族舞蹈，还会跟其他乘客交换东西。他肯定能够抵挡得住这一路的痛苦。

同列维一样，卢迪也是杆大烟枪。锯木厂倒闭后，有一次他们俩一起上了趟格里克，那地方很远，正值寒冬，他们一路吞云吐雾而去。当时太阳正悬在树杈间，铁轨上的冰层在阳光下仿佛钻石般闪着光，卢迪的口袋里塞满了钞票，手提箱里则装了十一瓶伏特加，整齐地码在麦秸里。

还在奥若的时候，卢迪就听说格里克有辆美国车要卖，是辆雪佛兰凤凰，卢迪昵称其为“雪威”。他说这是一辆蓝中透白的车子，边上还有镀铬的装饰条，